

民調要注重科學準確性

□吳明錄



鍾庭耀博士主持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香港已有超過二十年的歷史，每年都會在香港進行許多項民意調查，包括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民望、選舉滾動調查和票站調查等。但不可否認其部分民調項目的方法是否科學、結果是否準確，也一直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少的質疑和爭論。

其中一項爭議較大的可能就是去年十二月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港大民調的結果顯示，香港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創了十二年來的新低。不少人都不太認同這一結果，並批評港大民調的方法不科學及結果不合邏輯。正如有意見指出，鍾庭耀博士的這一港人身份認同調查所給出的選項，把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並讓港人在它們之間選一個，這樣的問卷設置本身就不太科學，所得結果的準確性自然成疑。

另一項經常惹起人們質疑的港大民調就是關於特首支持度或民望的調查。比如今年六月初港大民調的結果顯示，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在短短半個月裡竟然大跌了十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大亞太研

究所作出的調查卻顯示出明顯不同的結果，即梁振英的民望仍處於上升軌。因此自然有人認為港大的民調可能存在問題，因為候任特首尚未正式上任，即便受其僱建事件的影響，其民望又怎麼可能會在短短半個月裡大跌十個百分點呢？鍾庭耀博士當時曾解釋，兩個調查的結果不同是由於二者的問卷用詞不同、特別是調查頻率和時間區間也不相同，這似乎仍無法完全解釋梁振英民望的突然與極大幅度的下跌。一個多月後鍾庭耀博士在七月中發布的新一期特首民望調查結果顯示，即便是在「民陣」組織了規模不小的反政府「七一遊行」後，梁振英的支持度仍由之前被揭發僱建時的五十一點三分反彈至五十四分，這一反彈也大體上反彈出之前梁振英民望的大幅度下跌可能是不太合乎常理的。

鍾氏民調有「系統性偏差」

鍾庭耀博士主持的另一項有趣的港大民調就是其對「民陣」「七一遊行」人數的點算與估計。衆所周知，近年來「民陣」每年都組織「七一遊行」，但每年都有誇大遊行人數的嫌疑。如去年「民陣」宣稱有二十一萬八千人參加遊行，但警方統計是僅有五萬四千人，恰恰是港大民調估計的五萬四千至六萬四千人的下限。再比如前年的「七一遊行」

，「民陣」宣稱有五萬二千人參加，警方統計的遊行人數則是不足二萬人，而港大民調的估算仍屬偏高，是二萬二千至二萬六千人。最離譜的當屬今年的「七一遊行」，「民陣」聲稱共有四十萬人參加，而警方指遊行最高峰期亦只有六萬三千人，港大民調的估算仍是一如既往的偏高，為九萬八千至十一萬二千人。儘管港大民調估算的遊行人數遠低於「民陣」所聲稱的數字，比較接近事實，但卻一直高於甚或遠高於警方的統計，似乎存在着系統性的偏差，因而也不能不令人對其準確性提出一定的疑問。

近期引起較大爭議的，是鍾庭耀博士主持的選舉滾動調查和票站調查。在剛剛結束的今屆立法會選舉中，港大民調對當中的三十五個地區直選席位作出了最少六席的錯誤預估。如在港島區，港大票站調查認為公民黨的陳淑莊當選「機會較高」，選情較新民黨的葉劉淑儀及工聯會的王國興樂觀，但最終結果卻是陳淑莊落選，而後兩人則順利當選。在九龍西，港大民調推測民建聯的蔣麗芸當選機會不高，但最後她以該區最高票當選。對九龍東屬人民力量的黃洋達，港大票站調查評估他當選「機會較高」，屬建制陣營的獨立人士謝偉俊則只是「機會均等」，但最終卻是謝偉俊擊敗了黃洋達而成功當選。再比如新界西民主黨的李永達在港大民調支

持率的排行榜上高踞第五位，民建聯的梁志祥則被評估為出局，但最終選舉結果又是恰好相反。誤差最大的還要數新界東，根據港大民調的支持率，公民力量的龐愛蘭及獨立人士方國珊都應在當選的九張名單之列，但實際上兩人最後都落選，而當選的則是之前民調支持率不高的民建聯的葛珮帆及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滾動調查」現大面積錯誤

出現這種錯誤預估，再加上鍾庭耀博士的選舉民調在前兩屆立法會選舉中也出現過一些堪稱嚴重的錯估結果情況，自然使其準確度與實用性產生了疑問。不少建制陣營人士認為經常出錯的港大民調已不可信，甚至有支持反對派陣營的人士也質疑鍾博士的選舉民調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更有人認為香港的某些選舉民調已變成毒藥，因為民調結果嚴重影響了選民們的投票決定。

民調都有上下兩到三個百分點的設計誤差，這在統計學理論與具體實踐上都是很正常的，民衆及輿論實不必對此大驚小怪。但如果一種民調的設計方法不甚嚴謹，誤差系統性地偏大，民調的主持者又有意或無意地常對民調結果作過分的解讀，而民調的家用或使用者又不能慎用，甚至是過分地依賴於民調結果，那麼這種民調，不管是由誰或由那家機構主持的，都可能是、或會變成為一種誤導。從這個意義上看，鍾庭耀博士主持的港大民調在不少方面，特別是在方法的科學性及結果的準確性等方面，是應該有不小的改善空間的。

作者為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博士

陳佐洱痛心對港的警示

□谷 風

陳佐洱對當前香港某些人的做法感到痛心，呼籲要珍惜香港當前這個來之不易的好的局面，珍惜香港七百萬同胞在祖國關懷支持下創造出的繁榮穩定。的確，香港要身在福中惜福，更要保持清醒的認識，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會為香港帶來希望。香港莫要被時間拋棄。

，首先要保持香港的穩定和諧的發展環境，同時要維護好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否則在一國之下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比較困難。

現場有人問及，香港當前出現反國民教育亂潮，甚至有青年人要抬着港英旗幟遊行時，陳佐洱說：「我很痛心，有對特區政府不滿意的地方，對中央政府不滿意的地方，盡可以自由表達，都是自己家裡的事情，幹嘛還要吧外國的旗子舉起來，舉米字旗有什麼幫助呢？這面旗子應該進歷史博物館，而不應在街頭。」

極端激烈 伴隨動盪衰退

離開港澳工作的崗位，絲毫不損陳佐洱對香港問題的見解，還是一如當年一樣深邃而有力。回歸十五年來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功，但它並沒有先例可循，仍在不斷實踐與發展，需要不斷豐富其內涵。但即使如此，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香港若要繼續保持高度競爭力，有兩點不可忽視，一是穩定和諧的發展環境，二是要盡到國家一分子的責任，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如果無視這兩項根本的客觀事實，香港要想繼續保持成功，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眼前的狀況，似乎在朝歷史發展的反方向演進。就在陳佐洱抵港的同時，反對派政客及媒體，再一次炒起「被規劃」議題，以極其情緒化的用語，挑撥兩地關係，欲阻止新界東北發展規劃。再早之前，反對國民教育亂潮浪接浪，在政客鼓動下，部分學生以「絕食」來抗議認識國家，以抗爭來體現自己「以不是中國人為榮」。更有甚者，以這種所謂的「香港意識」來抗拒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抗拒香港的現有政制地位。如此情形，在任何一位仍然愛護香港的人看來，如何不痛心？

從九七回歸至今的十五年，世界大勢變幻莫測，國際經濟更波譎雲詭，香港之所以能屢屢克服困難，一次又一次在挑戰中勝出，市民的努力固然功不可沒，但若沒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未必能如此一帆風順。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不斷傾斜政策，香港各行各業今天所享受到的繁榮盛景，會是可望不可及的「假設」。但這種幸福不是必然的，如果當前香港這種「反中」、「反共」惡潮繼續演變下去，如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繼續被香港忽視下去，甚至被人刻意阻撓、反對，那麼，被拋棄的無疑是香港市民今天所享受到的發展機遇。

看清形勢 勿被時間拋棄

在一九九四年派來香港，陳佐洱即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香港政權交接事宜的談判。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祖國，順利的交接工作引證了談判的成功。在香港回歸以後，陳佐洱的工作仍然離不開香港的事務。在一九九八年，他出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並在〇三年擔任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和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不論在回歸前後，陳佐洱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都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他昨天的「痛心」言論，應當受到香港各界的重視，更應視此為一種善意的警示。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同一個活動時，引用陳佐洱的一番話說：「要珍惜香港當前這個來之不易的好的局面，珍惜香港七百萬同胞在祖國關懷支持下創造出的繁榮穩定。」的確，香港要身在福中惜福，更要保持清醒的認識，狹隘的「大香港」主義、自私的發展觀，不會為香港帶來希望，而會是動盪與衰退。香港莫要被時間拋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莎士比亞說，拋棄時間的人，也會被時間拋棄。一個人如果身在福中不知福，最終必會後悔莫及；一個城市，如果放縱危險行爲，最終難免要自食苦果。回歸祖國已十五年的香港，集萬般寵愛於一身，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卻視此為理所當然，更以一種近乎不可理喻的態度，破壞着這種攸關香港七百萬市民長遠利益的關係。從反國民教育、反對兩地經濟融合、反對跨境交通規劃，甚至是反對內地遊客、惡毒辱罵內地人……眼前的心裡都在問，她到底要往何處去？

穩定和諧 繁榮發展保證

昨日，香港市民的老朋友、親身經歷香港回歸重要歷程的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抵港，一方面為其新書出版與各界座談，另一方面也與各界老朋友見面。這位在香港過渡期曾與市民「朝夕相處」的回歸功臣，即使已不在其位多年，言談間仍難掩他對香港的熱愛之情。筆者有幸獲邀參加座談，聆聽陳佐洱的發言，聯繫到香港當前的現狀，感受甚深。

在分享會上，他講述了香港回歸歷程的歷史和他的一些個人感想。他說，自回歸祖國以來，中央對香港關愛有加，從協助緩解大嶼山新機場啟用初期遇到的系統問題，到2003年非典時期在醫療用品上的供應，以及CEPA和個人遊政策的實施等，都顯示了祖國對香港的支持。他並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來，「一國兩制」不斷實踐和發展，今後還要不斷地完善和豐富。要保持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永遠放光芒



中日關於釣魚島之爭陡然升溫。依筆者之見，釣魚島之爭，中國需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需要迅速佔領國際輿論制高點。

佔據輿論高點 「得道多助」

中日釣魚島爭端既是硬實力的較量，又是軟實力的博奔。中國在宣示主權和展示決心時，需要盡力爭取國際輿論的理解甚至支持。理性表達中國的立場和民衆的情感，能讓中國人始終把握輿論博奔的主動，有助於真正做到讓國人「得道多助」，讓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失道寡助」。那麼，在釣魚島問題上，國際輿論制高點在哪裡？中國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19日在會見訪京的美防長帕內塔有這麼一段鏗鏘之話，日本國內一些政治勢力非但不深刻反省對鄰國和亞太國家造成的戰爭創傷，反而變本加厲、一錯再錯，演出「購島」鬧劇，公然質疑《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缺乏國際法效力，激化同鄰國的領土爭端，等等。國際社會絕不能容許日方企圖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行徑。日方應該懸壺勒馬，停止一切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錯誤言行。這是自傳出日本「購島」事件後，中國高層再次明確指出日本購島事件的要害。也是人們分析與日本較量需要佔領的「國際輿論制高點」。

筆者認為，明析日本購島「國有化」要害還需要運用最廣泛最有效的途徑進行揭露。這個途徑之

一，首先在聯合國。即將開幕的聯合國大會是各國表達意願訴求的論壇。日本首相野田也決定，若他在國內民主黨選舉中勝出，擔任首相，將在10月下旬出席聯合國大會發出闡明領海的日本立場。也就是說，日本準備要抓住聯合國這個講壇，為日本「購島」行徑做出辯護。

應該說，運用聯合國的資源，中國已先行一步。前幾天，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已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當面遞交了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海洋基線，即將公布。15日，國家海洋局在其網站公布了我國釣魚島及其部分附屬島嶼地理座標，同時公布了國家海洋局海監監視監測系統中的部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位置圖、示意圖、三維效果圖等，公布這個領海基線地理座標，在於中國未來的維護海洋權益鬥爭中將按圖權。在聯合國大會講壇闡述一個重大問題，日本所謂「購島」行徑，是對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約對二戰結論的公然否定和惡意篡改，也是對正義和平的公然為敵。這樣，誰是誰非，就一目了然。

在聯合國講壇闡明釣魚島問題的來龍去脈，使人們認清日本復辟軍國主義的野心的，也嚴肅批評美國在此間耍上耍兩面派手法的。唯有徹底揭穿日勾結美的陰謀，才能堅持二戰結論，堅持維護人類的良知。人們知道，俄羅斯堅決譴責篡改二戰歷史、美化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兇、抹黑解放者的圖謀。

近日，俄官員及俄媒體表示，《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文件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定論，不容篡改。而今，一些國家面對日本如此公然為二戰翻案的行徑，非但不聞不問、不批評不抵制，反倒成為了日本的幫兇，這就證明人類的良知正在被埋

沒，國際正義正在遭受踐踏，將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提供溫床。

維護二戰結論 分清是非

最近幾年來，歐洲出現了否定二戰結論、否定蘇聯二戰期間在歐洲戰場上的重大貢獻的聲音，特別是波羅的海沿岸及東歐國家。在東方，則是日本不承認是戰敗投降。從維護二戰結論，包括歐洲、太平洋、中國等戰場的歷史結論，對歐亞各國維護軟實力、維持戰後領土疆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假如說在釣魚島事件中佔領輿論制高點的話，只有維護二戰結論才能分清是非，形成有效抵制日右翼的廣泛國際同盟。

佔領國際輿論制高點既需要政府、新聞、外交，而乃至經濟行業主動出擊，與美歐和亞洲各主流媒體溝通，必要時可以像中國企業家陳光標那樣，把保釣的廣告做到美國《紐約時報》版面上，使釣魚島問題得到世界公認。中國人之所以引起保釣運動，不僅僅是保護中國的國土，也同時維護了聯合國憲章精神，維護二戰嚴肅結論。同時，也通過了此舉告誡了日本青年一代，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亞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記住這筆帳，明白是非，以實際行動，遏制日本右翼不走軍國主義老路，以實際行動維護世界和平。而這件事，似乎做得遠遠不夠。

因此，當務之急是按照習近平副主席19日的講話精神，緊緊地抓住日本購島國有化的要害，佔領輿論制高點，提高文章質量，拓寬輿論傳播的渠道，使中國維護釣魚島的正義聲音及其重大意義，遍布四海五洲，形成強音。

新市鎮規劃須考量「新趨勢」

□姚榮銓

姚 姚



陳智思先生發來電郵，有幸拜讀了他在經濟日報近日所撰《規劃新界北，毋忘居民就業》一文，得益匪淺。他為實施「居中求變」新政而積極思考，鞭策了我們寫此篇文章以作呼應，並期引起更多的朋友關注此關乎未來香港特區發展的議題。

上海虹橋可作借鏡

如何把擴大就業與創建新市鎮有機結合起來分化，確實是頗有意思，弄得好可能破解貧富加劇、經濟下滑之類深層次社會矛盾。陳智思提到政府有些部門可以遷去新市鎮，騰出市中心「黃金地」以待開發從而增加政府收益。記憶中民政事務局屬下康文署似乎是「遷」到沙田新區辦公的，但是沒有帶旺多大人氣，擴大就業的影響力未必很大。而上海虹橋開發，造了辦公樓、居民住房，以及賓館酒店，開始吸引不少人去問津。他們政府就把外經貿機關有意地遷了去，香港人去了，日本人、韓國人也跟去了，連在江蘇昆山發展的台灣人也聚集到那裡了成「小台灣」。令人沒想到的還有各國領事館，也樂意駐於虹橋或靠近這個新地區。人氣足了，經濟帶旺，就業自然然而擴大了起來。後來，浦東新區開發初期人氣難足，耳聽有人動議過把外經貿再遷過去，此議未決倒是把市府的出入境機構遷走了，則沒有那麼大效應。如今新虹橋再要新一輪開發了，定位成為「走出去」的海陸空樞紐，富得冒油的江浙人也被牢牢吸引過去了。可見遷什麼政府機構要細思量，內地加快城鎮化出了個新名詞叫「死城」，就是不能聚人氣的新城鎮非死不可矣。

陳達文名譽會長曾介紹我們認識來自美國的約翰・M・埃格教授，他簽贈過由本港藝發局翻成中文印行的《創意社群——建立藝術文化、商業及社群的聯繫》。雖是小冊子，含「智」量頗高，可惜港人沒起勁來引此「外智」來避免「死城化」並促進「死城活化」。他總括而言：投放大量資源發展高科技基礎建設及工業，同時能容納各種藝術和推廣文化多元性，是未來城市特色。在全球資訊年代：「城市若忽略這些新趨勢，在經濟競賽中勢必落伍。」

以文化谷創意新城

這個「新趨勢」不但強調以高新科技產業來「興」市鎮，而且提醒我們要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及其多元化推廣。埃格指出，照舊有常規游說幾間大企業大公司，以什麼此間有低廉勞工、低稅率之類好處來「誘」未必就會有人來投資或投買的，要明白此類「舊模式」已經過時泄氣了。他介紹美國矽谷推出二點五億美元做「文化促進計劃」，奧克蘭撥出市政經費百分之一點五開支作「公共藝術計劃基金」，辛辛那提仿奧斯丁一年一度搞「中區音樂藝術節」，都說明新市鎮創建和老城市驅動創新都要考量這個「新趨勢」。為什麼做「文化」這個要花錢的文章，因為唯此才能聚人氣，尤其是能吸引創意創新人才來集聚，那麼新市鎮就成「活城」，不會變「死城」。

筆者曾與埃格切磋過，他同意鄙人關於旅遊是催促創意新城的「催化劑」之說法。因為有旅遊者來為文化消費加油，創意經濟愈加有望旺起來。新市鎮要規劃文化建設，以文化為旅遊資源來開發「文化休閒遊」。為此建議要鼓勵港人自創的諸如文商融合的「K11」那樣百貨零售新模式，要借鑒拉斯維加斯那種休閒娛樂形式多建又好住又好玩的「主題賓館」；還要如澳門、上海及台灣那麼自覺地以節慶文化推進方興未艾的新興休閒事業。那麼，本港新市鎮一個個建成，也就無憂「自由行」擴大開放了。一旦人氣旺了又財氣旺了，不但本港的自己深層次矛盾有望日漸破解，而且與內地的隔閡也有可能被一一消除了。

作者姚榮銓為滬港文化交流協會會長